

香蒲草
系列

香蒲草

曹文芳◎著

一本写给童年想象的书：在苏北的某个小小村落，人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
梦中人们飞翔在田野上，天空充满了耕耘过的泥土气息和风干后香蒲草的味道。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香蒲草

曹文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蒲草/曹文芳著.-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9

(香蒲草系列)

ISBN 978-7-5391-4322-4

I.香… II.曹…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6995 号

香蒲草 曹文芳/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插 画 熊三仔

装帧设计 胡小梅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23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322-4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序

曹文轩

文芳是我最小的妹妹，我离开家乡去北京读书时，她才六岁。

在一个子女众多又不太富裕的家庭，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孩子所享受的优待可能总要比其他孩子多一些。我是长子，再加上我当时已经在镇上报道组工作可以挣得一份工资，所以在家中自然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所有繁重的劳动一概免去。我有时间侍弄我的鸽子，我有时间去钓鱼，我有时间百无聊赖地躺在田埂上傻呆呆地仰望天空。很自由，无边无际的自由。然而，一个人的自由终究是孤单的，这时，最小的妹妹便成了我的影子和尾巴。

我去放飞鸽子，她穿着三妹的大褂子，拖着父亲的大布鞋，吃通吃通地跟着我，跑着跑着，鞋子掉了，回头穿上，又跟了过来；我去钓鱼，她就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我需要个什么东西，总是支使她：去，给哥哥把这个拿来！去，给哥哥把那个拿来！她觉得她很重要，因此很快乐。钓鱼是一件磨人耐性的事情，坐了半天，浮子却纹丝不动。小妹开始坐不住了，不停地闹着要回去，我期待着下一秒钟的收获，不愿放弃，就哄她安慰她，让她安静。当我重新坐在椅子上，盯着水面时，她捡起地上的泥块，啪地扔进水里，水面一下子漾开了，一圈一圈的涟漪向岸边展开去，我就挥动鱼竿嗷嗷吼叫：“回去揍扁了你！”她知道这是吓唬她的，并不害怕……小妹使我的那段寂寞岁月多了许多温馨，许多热闹。

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至今，我仍然是乡下人。在我的作品中，写乡村的占了绝大多数，乡村的色彩早已注入了我的血

液，铸就了一个注定要永远属于它的灵魂。二十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雷，那里的雨，那里的苦菜与稻米，那里的一切。而在这一切的乡村记忆中最温暖的莫过于亲情。《草房子》讲述了我和父亲的故事。形神憔悴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背着病入膏肓的我在城市与乡村，早已成为我人生永恒的画面。而我同样喜爱也是我认为我所有作品中最沉重的《青铜葵花》，更多地封存了我与妹妹的童年生活。

四个妹妹中，小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得到我的呵护和关爱也最多。回想往事，我总能看到自己的一个形象：夜晚的星空下，一个瘦弱却结实的男孩，让妹妹骑坐在自己的肩上，沿着田边的小道，步行几里路，穿过三四个漆黑寂静的村庄，还要穿过有鬼火闪烁的荒野，露水打湿了裤腿，一路颤颤抖抖地高唱着给自己壮胆，却引来黑暗里一阵狗吠，吓得他驮着妹妹一路狂奔，气喘吁吁……而这只是为了带妹妹去远村看一场电影……

小妹后来考进了幼师，她的舞跳得不错，还在当地的演出中获过奖，父亲一直引以为豪。可幼师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一个条件极差且又离家很远的机场学校（就是她在《天空的天》中写到的那个学校）。父亲很着急，写信给我，让我劝慰小妹。就在我考虑怎么写信时，小妹的信先到了。她觉得迷茫，甚至有些灰心失望。这让我看到了很多年前与她一样的自己，世界好像是混沌一片，就像家乡的雨一样，人被罩在其中，辨不清方向。后来是阅读和写作使我找到了出路，并使漂泊不定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个落脚之处。

我愿意帮身处困境中的小妹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幻，但是梦境的实现却是我无法代劳的，我甚至帮不上她任何忙，一切只能看她自己的造化，自己的打拼。与此同时，我无数次地告诫小妹：写作只是让人心安，而不可以将此锁定为最终的目标而将全部赌注压在这里。后来的事

实证明，她完全听懂了我的话。她喜爱着文学，但又不指望它。她很轻松、很自在地走进了文学，并日渐沉浸在其中，自得其乐。写到现在，她越发地认为，写作只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能成为生命必须要实现的全部。我承认，在对文学的态度上，她有时甚至比我恰当。

每次我从北京回老家时，以前从来不要礼物的小妹，总是打电话叮嘱我给她带书。后来，盐城那边的书店越做越大，许多书那边也有了。我就不住地为她开列书单，然后她就照着书单在那边的书店直接购买。如今，她家的藏书，大概也算是盐城的大户了。父亲在世时，甚至对人夸耀她的小女儿，说她读过的书其中有一些我这个哥哥都没有读过。

她开始动笔写作，并不是在我的鼓励下进行的，而是由于父亲的督促。最初的几篇文字，差不多是父亲与她的共同创作。后来，两人背着我忐忑不安地投稿，却居然中了。父亲的喜悦更甚于她。

在写了一些短篇以后，她就开始瞒着我写作长篇。长篇的组织 and 布局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很麻烦，很艰难，它牵涉到作者驾驭大规模结构的能力。她最初的尝试并不成功。之间，加之父亲的离世，使得她的心绪变得非常差。所幸，她没有放弃。她终于慢慢地懂得了何为长篇。几部长篇出手后，我看了一下，并没有给予优或劣的评价，只是说了一句：是长篇。

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看过她长长短短无数的稿子，我知道，在这些捧给我看的初具模型的文字后面还有着更多一遍一遍反复打磨不计其数的半成品。现在问世的文字，是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的成果。好在小妹的全部并不都在文学。她的生活还有无数的方面。其实，我以为，她人生最成功的方面并不在文学。

也许，这样地看待文学在人生中的位置，是最适宜的。

2008年8月1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录

序·曹文轩	3
第一章 香蒲青	7
第二章 祠堂（上）	20
第三章 乡戏	34
第四章 祠堂（下）	45
第五章 哥哥	55
第六章 小粽子、土窑及香儿	64
第七章 父亲	83
第八章 老屋	98
第九章 祖母	118
第十章 香蒲黄	138
后记	164

第一章 香蒲青



秋天不知不觉到了，眼看着碧绿的香蒲草渐渐枯去，田田有些难过。可大人们喜欢这枯黄的季节，他们将香蒲草割下，一船一船地运回家。几天工夫，金灿灿的河岸光秃起来，露出一大片干枯的泥滩。

1

田田的家住在校园里。

田田的父亲是校长，全部心思被学校拴着；母亲种地，整日在田间劳作；哥哥姐姐上课去了，田田无事可干，就蹲在河岸，揪弄岸边稀疏的香蒲草，遥望着校园对岸的村庄。

庄子很高，庄前有棵大树横卧河面，繁花压枝，风姿楚楚。河里有船走过，船上人用竹篙将花打下，花瓣落入水面，如一只只纸船随着清波流淌，流到田田家的青石码头旁。田田捞起花瓣，在阳



光下晾干，然后一片一片压在哥哥姐姐扔弃的书本里，企盼着它们有一天会变成飞蛾。

黄昏，河里来了一条放鱼鹰的船，船很小，长长的，翘翘的，两旁插着粗树枝。放鹰的老翁头戴斗笠，划着船桨，嘴里吆喝着，脚踩木板啪啪地响着，河面上一片喧闹。

庄上人和校园里读书的孩子们，听到声音都跑到河边来看鱼鹰捉鱼。

十几只鱼鹰在水里来回穿梭，一会儿水上，一会儿水下，激起满河一片浪花。有鱼鹰从水里叼上鱼来，河两岸的人发出一片惊叫声。那鱼鹰得意地扑击着双翅，炫耀着自己的能耐。老翁伸出带钩的竹竿把鱼鹰挑到船上，让它栖息在粗树枝上，不一会儿，又挥着竹篙赶它扎入水中。

鱼鹰倦了，浮在水面。老翁用船桨拍击着水面，给鱼鹰鼓劲。鱼鹰在水面上穿梭，划出一道道水波，却就是不扎入水中。老翁只好将鱼鹰一只只挑到船上，荡起双桨，离开庄前

的小河。田田跟着村里的孩子在河岸追着小船跑，一直追到小船转入二里外的大河湾，才停住脚。

夏天，河岸边稀疏的香蒲草窜成一片，微风掠过，



叶子微微颤动，抖出一阵阵绿色的凉爽。

庄上的孩子都到河里找凉爽来了，男孩们光着屁股，站在庄子西头的木桥上，一个接着一个扎猛子，一个猛子能扎出去十几米远，或是抓住庄前那棵横卧的大树，突然一松手，把自己扑通摔进河里。如若有船经过，他们一窝蜂地去抓船。撑船人挥着竹篙，发狠要戳他们的屁股，他们便一头钻进河边的香蒲草丛里。

折腾累了，他们闭上眼睛仰躺在河面上，河岸茂密的香蒲草闪耀着金色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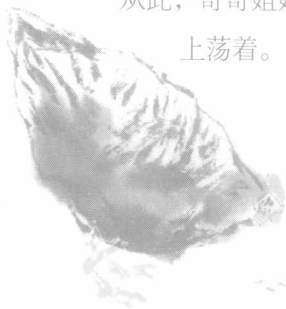
哥哥姐姐在河中玩耍，田田坐在河岸看。哥哥又是仰着游水，又是趴着游水，让田田看花了眼。姐姐们虽说没有哥哥能耐，能游出那么多的花样，但在河里排成一排，一起向对岸游，也很带劲。

田田觉得游水太有趣了，就模仿哥哥姐姐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河里，河水一下子淹没了她，幸亏对岸有人看见了，大声喊着：“田田被水淹了！”大姐掉头游过来，一把将田田拉起。田田呛了几口水，吓得哇哇大哭。

从此，哥哥姐姐在河里游水时，就把田田放进大木盆里在水面上荡着。

这时节，庄上的许多孩子不走西头的木桥上学，而是游水过河。下课时还可以游回家，摸几颗盐豆子什么的，解个馋，再游回学校上课，准不会迟到。

秋天不知不觉到了，眼看着碧绿的香蒲





草渐渐枯去，田田有些难过。可大人们喜欢这枯黄的季节，他们将香蒲草割下，一船一船地运回家。几天工夫，金灿灿的河岸光秃起来，露出一大片干枯的泥滩。

庄上的妇人们坐在河岸边，一边听着校园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一边用香蒲草编织蒲席、蒲垫、蒲包……

田田的心里空落落的。

2

蹲在河岸观看对面的村庄，只要听到卖糖老头的叫卖声进了校园，田田就会沿着河岸一路跑去。

学生们也都围了上来。

卖糖老头面带微笑，等待着他们买糖。可学生们大都跟田田一样，口袋里没钱，还装模作样地问薄荷糖多少钱一块。有的掀开玻璃盖，好像要买似的，挑一块出来嫌绿，又挑一块出来嫌红，挑三拣四地折腾了半天。上课铃声响了，他们把糖一扔，呼啦一下进了教室，只剩下田田一个人对着五颜六色的糖球看。

卖糖老头将糖担歇在塘边的柳树下，不慌不忙地从腰间拿出烟袋来，坐在扁担上抽烟。他看了看田田，知道她不会买糖的，眼里也就全然没有这个五岁的孩子了。

卖糖老头一袋烟抽完了，田田还站在糖担前，没有走的意思，他只好掀开玻璃盖给了田田一小块薄荷糖。

田田吃出了甜头，天天等着糖担子到来。

卖糖老头有时舍不得白白给田田一块糖，就把糖担挪到一片白的蔷薇花旁，田田跟着他。他又挑起糖担绕池塘转了一圈，田田依旧跟着，眼巴巴地盯着那些糖球看。

田田知道白吃卖糖老头的糖是件不光彩的事，总是把糖全部吃完了，再转上一圈才回家。但母亲还是知道了她白吃糖的事，母亲对她说：“丑不丑，跟人家要糖吃？”

“没有要，是卖糖老头给的。”

“糖吃多了牙疼，以后他再给你，你就说你牙疼。”

“我牙不疼。”

“你这个馋嘴丫头，再吃糖，我就把你卖给卖糖的。”





田田真的害怕母亲把她卖掉，可一听到卖糖老头的当当锣声，还是来到了卖糖老头面前。卖糖老头给田田一块糖，田田有所顾虑了，对卖糖老头说：“我妈妈说我再吃糖，就要把我卖给你。”

卖糖老头一听哈哈大笑：“好啊，卖给我做孙女。”

“你没有孙女吗？”

“没有。”

自从那天以后，卖糖老头一看见田田就给她薄荷糖吃，真的把她当成孙女了。

一天早晨，他对田田说：“你妈妈已经把你卖给我做孙女了，等糖卖完了，你就跟我回去。”

“你骗人。”田田气鼓鼓地说。

“我不骗你，你不信回去问你妈妈。”卖糖老头的样子显得很认真，还一个劲地说跟他回家有多好多好，他家里有洋糖酥，小孩子吃了会念书，有糖精糕，小孩子吃了会长高。说着说着，他的神色黯淡起来，叹了一口气：“唉，我要真有你这么一个孙女儿，睡着了都笑醒了。”

时间长了，田田真的把卖糖的老头当做了祖父，开始依恋起来。

卖糖的老头不是天天来学校，他不来的时候田田依旧蹲在屋后的码头上，遥望对岸的村庄。田田一点也不孤单，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使她依恋的事：遥望对岸的村庄，聆听卖糖老头的叫卖声。可这事莫名地引起了父母的恐慌，他们决定让田田提前上学。

父母不指望田田上学能学到什么，但上学的仪式还是挺隆重的。母亲给她买了红书包，这是哥哥姐姐没有的待遇，他们都是捧着书本

上学，捧着书本回家。当然，哥哥姐姐也跟母亲磨蹭过书包，母亲说：“教室就在眼面前，要什么书包？你们别想我拿钱买书包，死了这条心。”

上学那天，母亲还包了粽子给田田吃，讨个吉利。田田吃了粽子背着书包上学了，样子很神气。

书包很宝贝，田田背在身上不准哥哥姐姐碰，就是放学回家了也不肯放下。学校的老师见田田背着书包满校园跑，问她：“上学学到什么了？”

“认字。”

“认几个字啦？”

“三个。”

“不错。认了哪三个字啊？”

“我，我，我不知道，认的字被老师拿走了。”

老师们乐了，有个女教师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细细琢磨田田的回答，觉得她答得不错，老师是把三个字写在图片上教学生们认的，下课时，老师把图片拿走了，当然是把字拿走了。

虽说是上学了，人家进教室上课，田田进教室上课；人家出来玩，她也跟着出来玩，可半年书读下来，字没认得多少，倒把泥土做的课桌抠出了一个大窟窿。

上学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有了许多同学，田田不再吃着薄荷糖和卖糖老头对望着，一同等待下课的铃声。没多少日子，卖糖老头也不来校园了。村里人说他回老家去了，又说他死了。田田心里有些忧伤。不过，很快就淡忘了。

不久，学校里来了一个捏糖人，背着香蒲草把，插着许多小糖人。校园的气氛又被折腾得热热闹闹的。学生们围了过来，捏糖人灵巧的手将红红绿绿的面糖，捏成《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贾宝玉，还有古代英雄项羽、穆桂英……栩栩如生。

田田翻出废旧的铁锅、凉鞋什么的换那小糖人。得到小糖人的田田，就像过节一样快乐，直到小糖人干裂了，落上尘灰了，才淡了这份快乐。

3

住在校园里，田田不能同村里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歌蹦跳着上学，实在是遗憾。

放学铃声响了，田田不直接回家，而是跟着同学走出校园，顺着田埂绕上一圈，才回家。吃罢午饭，她就到对岸庄上找同学玩，直到学校的预备铃声响起时，她才和庄上的孩子一起往学校赶。

田田小小的心野了，被村庄的声音、村庄的色彩、村庄的气息所吸引。

村庄很古老，有五条青砖小巷，房屋一线排着，大多是泥墙草顶。也有几家与众不同，是小砖墙小瓦顶，屋檐两头尖翘，青亮亮的。房屋的门都敞开着，除非一家人出远门走亲戚，才在门上搭一把小铜锁。

村庄的中间是一爿店铺，一个矮小的老头站在柜台前。他是外乡

人，姓杨，庄上人都叫他杨老头。他不识字，一本清单都记在脑子里，虽说六十开外的人了，可一点也不糊涂，脑子灵着呢。他有一个原则：从不赊账。

杨老头很会做生意，一面收购村里香蒲草的编织品，一面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每个月雇一只小木船去一趟小镇。早上出发时，船上装满了香蒲草的编织品，晚上回来时，船上装满了店里卖的货。

村庄就这么一个杂货铺，生意很红火。杨老头从早忙到晚，全庄人睡下了，他还要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把钱数一数，然后抹得整整齐齐地卷起来，揣进怀里，才睡觉。

田田常去店铺玩，喜欢闻那萝卜干和酱油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喜欢看柜架上的糖果和七彩线，一站就是半天。

庄子前面住着一位孤寡老人，是个瞎子。大家背地里叫她瞎奶奶。可谁当面叫，定会遭到瞎奶奶一顿骂，所以，大家当面都叫她大奶奶。

瞎奶奶一年到头，睡在香蒲草席上，靠庄上人家的施舍过日子。过年了，家家做面饼，都让孩子给瞎奶奶送些面饼去。老人很节省，一块面饼烫成三碗面饼茶，权当一日三餐了。也只有这样省着吃，那竹箩里的面饼才能吃到年底。

天晴的日子，瞎奶奶家门前总搁着大柳匾，晒着发霉的面饼。她坐在屋檐下的木凳上，用破竹竿不时地敲着柳匾，一是驱赶麻雀，二是吓唬孩子。田田和庄上的孩子总爱蹑手蹑脚地去偷瞎奶奶的面饼，等瞎奶奶拿着长长的竹竿大骂着追过来时，他们早躲到瞎



奶奶家屋后去了。

一次，他们又偷瞎奶奶的面饼，不小心碰翻了柳匾，一匾的面饼散落在地上。瞎奶奶伤心极了，一边骂一边哭。

孩子们吓得直溜。

瞎奶奶不屈不挠地骂着，老师们听得一清二楚，站在学校门口等候着。他们往学校逃窜时全部落网了，挨着墙根站了一排，老师用手指头敲了敲田田的脑袋：“没想到，还有你这个鬼丫头！”

上课铃响了，老师不让他们上课，罚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放晚学回家，田田一进门槛，就被母亲一把揪住了嘴巴：“死丫头，你再去偷瞎奶奶的干面饼，我让你顿顿喝西北风。”

当天晚上，母亲拎着家里仅有的一篮子干面饼，带着田田去给瞎奶奶道歉。整天神气活现的田田可怜巴巴的，吞吞吐吐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偷你的面饼了……”

道歉后，田田知道难为情，不好意思再去庄上玩了。可没过几天就耐不住寂寞，又去庄上找同学看铁匠打铁，看篾匠做竹篮子，看磨坊碾粉，看豆腐坊磨豆腐……但一直不敢往瞎奶奶家门前走。

庄子后面是玉秀家的豆腐坊，紧挨着一条河，河里窜满了香蒲草，蒲叶青青，润泽如玉，一股幽香沁满了整个村庄。

豆腐坊前是庄上最热闹的地方。买豆腐的来，不买豆腐的也来。田田常在豆腐坊前转悠，倒不是凑热闹，而是喜欢看玉秀家的一只古花瓶。古花瓶是宝蓝色的，搁在玉秀家堂间的条几上，里面插着两根像穆桂英身后的羽毛。田田和庄上的孩子都喜欢探头朝里看，有的说玉秀家祖辈曾有人当过将军，留下了古花瓶和长羽毛，有的说玉秀家